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循吏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傅琰

孫岐

虞愿

王洪軌

李珪之



魏川
氏園
南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_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_違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昨

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
替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以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
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
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
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
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
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
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
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
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栾綺節珠窗網戶嬖女
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
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

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爲上所
擾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爲
政未暮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南面導人
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
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
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
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粧桃花淥
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徃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
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疆
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
群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斂
侵擾黎昨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

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
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
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
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
不過三盞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
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爲
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絜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令
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內
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徃徃承風焉斯
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掇采其
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

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宋武帝
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爲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
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爲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
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
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
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日典籤不
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
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
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
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
西因仕張氏符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

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
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
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深遠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
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
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
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日磾
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
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
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
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
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
欲棄城走慮爲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虓舊器南還一大鍾

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旣南度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旣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人所稱詠後徵爲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責驥并檢開函之主驥荅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橫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旣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爲長水校尉亦誅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季龍司徒宋武帝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以幹用見知武帝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滑臺見虜後得還爲竟陵太守恬初爲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

齊南太守可不言
及此書恬辭未受
任王

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
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
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
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
彫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
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
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子謙臨
川內史永子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
兖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
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
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
群臣為請莫得將行刑始與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

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
尋被宥復為驍騎將軍疾卒之令孫明帝時為徐州刺史討薛安
都行至淮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為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
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降殺之令
孫亦見殺

慶之傳
作及此傳誤

杜慧慶交趾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趾
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
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
陸津要瑗收眾斬遜州境獲寧後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
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
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
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

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奔李移李
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
使招之奔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
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眾艦俱
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竝傳首建鄴
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
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
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瑟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
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爲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
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
文爲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
太守乃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

東作恣

有補有字

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
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
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與
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
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
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當作交
至故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
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
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
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
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
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
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
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閣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
不侮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
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
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
史魏恭子廉情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
浦為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銅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
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
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之位

此科
嘉末始改

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為江陵
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
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
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
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
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
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彬得送還
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
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徃復十餘彬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
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
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

當作今
而似行
繆當作東

行

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竝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琰父子竝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齊

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承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鄆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爲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書或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閣下卽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嶺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日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

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澗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噴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噴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贈賻琰子翽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文入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爲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

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爲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子歧歧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解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大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

人如故歧在崇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竝然之歧獨曰高澄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歧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歧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歧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歧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

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荅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醉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待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

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毋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徃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揆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仍以爲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冇楯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

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賊
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引爲腹心建武初爲青
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
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
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數戍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
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
人呼各躬自沃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旣北人而有
清正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感落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
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爲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
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爲奉朝請嘗
詣齊尚書左丞殷瀾瀾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

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
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
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命使送
人下逮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辱沈瑀所爲乃令瑀專
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
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
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曰沈瑀必不枉
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
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
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
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
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

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卽位雲深薦瑀自旣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遁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絜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爲安南長

梁作豐

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以下似有為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梁作豐謬在官多所諫諍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卽位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

梁作豐

梁作豐

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
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
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
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
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
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
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
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
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
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爲神明宋明帝以爲巴東建
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

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
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
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感恩大著
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
平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
軍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
職不受餉遺追載練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
車廐居焉永明初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頂之免爲
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
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爲零
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
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卽害居人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

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
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帝笑之朕當使卿智不使卿
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
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邁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
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蚤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
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
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
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
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
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
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
耳氣絕卽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轎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

疑作厚

東以遽蔭王孫保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
足周身壙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
輜牀裝之以廢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
細蔕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齊時已
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
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
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
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履謎以喻
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欬持此得勝入譏其不
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
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邾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朝請豫
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
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
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
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
舊德未易人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
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杖之
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
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
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
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
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

梁有美字

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
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昌令愈厲廉
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
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
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市聞其能擢為宣
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
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
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悉修葺牆屋人居
市里城隍殿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竝無所取歲暮擇人尤
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
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
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

梁作立

梁無立字

脫縣字

侯朗尋作
梁朝非

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是言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為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為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與魏請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椽愚輩罔識褫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

疑

遂坐頗由陛下寵勲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昏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效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

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已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譏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謀外每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容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封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

退且百僚卿士數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齋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凡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縠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割落尺土一八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勳舊爲上陞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

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黥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爲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多有物故輕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通叛錄質家下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告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

行字

錄王似脫

及關津廢替須加紮撫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爲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忘憲綱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裴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旱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絕於下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布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絃歌將有未暇。淮陽臥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循吏傳南史增甄法崇王洪軌郭祖深法崇洪軌皆無多事蹟而祖深以上書強直列于循吏不合也其事亦多訛誤又傳未不載所終與他傳例不同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終

蘇州電國
氏唐印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胤 胤子挺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蘇州電國
氏唐印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袞

鄭灼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龔孟舒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

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眾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克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業時荀頴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移風易俗者也自是中原橫瀆衣冠道盡遠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粟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

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侗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駢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

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三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人所懷

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
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繼其厲志如此屬縣始
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
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
郡事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肅循階而
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
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
章內使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際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
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肅居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
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
在位轉隆暉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爲政廉平宜加

將養初使憲望致勵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
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暉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暉遂得
就郡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暉父曼容與樂
安任遙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遙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
盛齊末已爲司徒左長史暉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暉
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
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于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爲五言詩
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當曰此子日下無雙齊
末州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
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

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遂出任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拯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

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摠明館學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巾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爲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絮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卽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祚以爲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

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歛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家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

慈仁好行陰德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常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克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武人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荅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爲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役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爲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爲旣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

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縞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

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

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或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也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白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毋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也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

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爲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

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

儒劉品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
 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
 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
 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
 成人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
 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
 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
 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
 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
 其學峻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
 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博一作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

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為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
 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
 都臺城陷與張嶸保吳興嶸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
 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
 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為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為
 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
 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舊禮度
 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
 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上前
 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為者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
 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
 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

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道一作立教主公隨時以
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改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
且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
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
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
詔此皆有爲而登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
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
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
衛者也其壞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
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
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
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

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
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正
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群臣陪薦儀注如
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
東宮講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
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竝行於時儒者
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
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爲兼國子助教講尚
書四十篇聽者常數百人爲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
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
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群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

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遊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說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性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

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荅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司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措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未爲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

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
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
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
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
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
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竝變禮
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尅宜依東關故事在
此者竝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
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
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卽位累
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
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
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
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
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
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
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脯鼓迄
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士無人不
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哀若謂小促前
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
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蒸身無完膚戴就熏
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
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
制爲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

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竝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開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畧不問寒暑竝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卽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爲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隨屍而葬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摘辭辯從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獨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爲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覈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

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
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
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
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
賜褒襦綰等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卽母之遺
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下父
憂居喪過禮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
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
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爲國子
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
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
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

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
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爲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
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
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仍令於溫文
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
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
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桺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顧群臣曰此卽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
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
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
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
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

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
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秘閣子孝則官至始安
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
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
議參軍家傳儒學竝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
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
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
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
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各相埒故都
下謂之發越焉初爲南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
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廳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

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旣而
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裁至彭城慶之
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
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
該經藝采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
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
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
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
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
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
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
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

真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
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
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
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
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
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
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木
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
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
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
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
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

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帝卽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
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
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
扇動蕃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
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
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
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脩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
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
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荅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
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脩
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

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

姑留作孫

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

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龍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諛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終

西川史國書
氏肅南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西川史國書
氏肅南

文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叔道鸞

卞彬

諸葛昂 袁叔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道 虞通之

虞蘇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說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

子暉之 孫皓 來嶷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縉

縉

鍾嶸

兄峴

峴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歎將終三百年

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爲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敳齊書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爲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敳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疆

齊書作紀論

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卽位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察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儔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徐齊書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

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荅之後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限靈鞠嘗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爲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群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群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明帝卽位爲曲阿令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竝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疑之字弘宗宋南琅琊太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

爲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爲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旣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卜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

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
曰彬自作此後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卽東
官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
宋遠跋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
鳥爲枯魚賦以喻意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弃形骸仕旣不
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
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縵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
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事皮膚澡刷不
謹澣沐失時四體氾氾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
癢涓瀆無時怨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
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勲
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又爲禽獸決錄

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佞嗜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
指斥貴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嗜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
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
比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群浮閭水唯朝繼父事役如魁比令史
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彭性
飲酒以瓠壺瓢勺杅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
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
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鞅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
擲政極此耳後爲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琊諸葛勗爲國子生

齊書道則亦記爲田居
其說何

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迂
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

博學多材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蒨書云高晉陵自蒨人問其所以荅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荅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楊郡孝廉爲宋武帝所知大明五年救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土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

因齊高帝自啟敕板起之使畱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尚書符荊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爲餘杭令明帝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逵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逵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滯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逵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穌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

皆有學行與廣埒各通之。餘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餘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溼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溼。時人以此高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爲學士。至殿中郎。口辨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爲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爲丹陽尹。取鑠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爲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

深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堯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貲。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褻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

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
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負
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
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酌據
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
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
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
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楊丞劉渢素善遙光
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
門者出之慰祖請關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
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
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

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
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
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
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
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
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而不施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
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
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
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
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
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歌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

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歌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冲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纓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爭竟不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暉之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暉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

暉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算歷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糺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結束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

長皆埋而射之來疑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見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軍王

書史應林戶監本右

儉鈔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鈔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言當作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

是劉昭注范曄後漢世稱
書而取慮志以補之

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
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眾家晉
書注于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
博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二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緇
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
緇弟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一作宕名高
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
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為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
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當行職事莫不爭自啓
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

務粗為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
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巳書奏上不懌謂太
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荅曰嶸雖位未
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
是人主命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應人宰而為大匠斷也上不顧
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
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
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
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
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儻楚
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訪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

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
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嶠作瑞室
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嶠嘗求譽於沈約約
拒之及約卒嶠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
優齊永明中相王愛交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
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宏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
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阮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
嶠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熟
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王
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爲吳興太守唯一有興嗣初一
談文吏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

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
待詔到沈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
德壽光省改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
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
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
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厲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
而爾斯疾手疏疽爲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
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
所製歷代賦啓興嗣與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
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

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
暉詩而去久之復來暉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
稱之於武帝卽日召入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
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
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
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
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
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
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
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
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

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
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
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子齒在逾立嘗
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
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
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
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旣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
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
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

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枝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卽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舊事紉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

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通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閭里才子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憚博物卜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爲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會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侯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

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
宅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
書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
又改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
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
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
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
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
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剽劫之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舍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
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爲錄事參軍及卽位兼御史中丞梁武
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

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
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
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
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參軍仲
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飲酒至數斗
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
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
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爲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
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
伯叔禮議者甚重協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
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
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

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錢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邁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暕雅相欽悅時暕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辨捷如流爲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克行少瑜美容貌工橐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群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時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郎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諡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正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

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頗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爲中書侍郎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居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

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爲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元一作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

疾卒

張正見字見贖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卽位爲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趾夷徠往往聚爲寇鈔卓奉使招慰

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爲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文帝風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遷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精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

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
可無務乎

癸巳二月初二日侵晨批閱



